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今古奇觀 第十八卷 唐玄宗恩賜續衣緣

長安回望繡城堆，山頂千門次第開。 一騎紅塵妃子笑，無人知是荔枝來。

這首絕句是唐朝紫薇舍人杜牧所作。單說著大唐第七帝玄宗，謂之明皇，在位四〇四年，又做了太上皇四年。前二〇年用著兩個賢相：姚崇、宋璟，治得天下五穀豐登，鬥米三錢，夜不閉戶，路不拾遺。後來到開元末年，二相俱亡，換上兩個奸臣：一個是李林甫，一個是楊國忠，便弄壞了天下，搬調得天子不理朝綱，每日聽音玩樂，賞花飲酒，寵幸的是貴妃楊太真，信用的是故人安祿山。身邊又寵著幾個人，那小人是誰？乃是高力士、李龜年、朱念奴、黃番綽。這朝官家最是聰明伶俐，知音曉律，每日教這幾個奏樂。天子自家按節，把祖宗辛苦創來的基業，一旦翻成昇平之禍。後來祿山與楊妃亂政，直教「哥舒翰失守潼關，唐天子翠華西幸」。

卻說玄宗天寶年間，時遇三月下旬，春光明媚，宿雨初晴。玄宗同楊妃於興慶池賞玩牡丹，果然開得好，有幾般顏色。是那幾般？乃是：大紅，淺紅，魏紫，姚黃，一捻紅。緣何叫做一捻紅？原來昔年也是玄宗賞玩牡丹時，楊妃倡議在花瓣上掐了一個指甲痕，後來每年花瓣上都有指甲痕，因此就喚做楊妃一捻紅。詩云：

御愛雕闌寶檻春，粉香一捻暗銷魂。
東君也愛吾皇意，每歲花容應指紋。

是日天氣暴暄，玄宗覺得熱渴，近侍進上金盆水浸櫻桃勸酒。玄宗視之，連稱妙哉。問筵前李白學士何不作詩？李白口占道：

靈山會上涅槃空，費盡如來九轉功。

八萬四千紅舍利，龍王收入水晶宮。

玄宗看前二句，不見得好處，看後二句，大喜道：「真天才也！」不想一個宮娥把這盤櫻桃盡打翻在金階之上，眾宮娥都向前拾取。楊妃看了，帶笑說道：「學士何不也作一詩？」李白隨口應道：

天仙慌獻紅瑪瑙，金階亂撒紫珊瑚。

崑崙頂上猿猴戲，攀倒神仙煉藥爐。

玄宗龍情大喜，盡醉方休。是年時入深冬，雨雪不降，玄宗偶思先年武後於臘月遊玩御苑，恰遇明日立春，傳旨道：

明朝游上苑，火急報春知。

花鬚連夜發，莫待曉風吹。

到次日，果然百花盡開，惟有槿樹花不開。武後大怒，將槿樹杖了二〇，罰編管為籬。玄宗想：「武後是個女主，能使百花借春而開，今朕欲求些瑞雪，未知天意肯從否？」遂命近侍，取過一幅龍文箋來，磨得墨濃，醮得筆飽，寫下四句道：

雪兆豐年瑞，三冬信尚遙。

天公如有意，頃刻降瓊瑤。

寫罷，教焚起一爐好香，向天祝禱，拜了四拜，將詩化於金爐之內。可煞作怪，初時旭日曛曛，晴光澹澹，須臾間朔風陡發，凍雲圍合，變作一天寒氣。這才是：

聖天子百靈相助，大將軍八面威風。

近侍宮娥來報，天將下雪了。玄宗大喜，即傳旨百司，各賦瑞雪詩詞以獻。又命近侍去宣八姨號國夫人來，與貴妃三人，於御園合殿筵宴候雪。當時杜甫曾有詩云：

號國夫人承主恩，平明騎馬入金門。

恐將脂粉污顏色，淡掃蛾眉見至尊。

筵前，有黃番綽祇應，會汝陽王花奴打羯鼓，一曲才終，戲向八姨道：「今日樂籍有幸，供應夫人，何不當頭賞賜？」八姨笑道：「豈有唐天子富貴，阿姨無錢賞賜乎？」命賞三千貫，教官庫內支領。黃番綽見說，遂作口號道：

君王動羯鼓，國姨喝賞賜。

天子庫內支，恰是自苦自。

滿殿之人聽了無不大笑。那時朔風甚急，彤雲密布，只是不見雪花飄動。黃番綽又作一首雪詞呈上，詞云：

凜冽嚴風起四幄，彤雲密布江天，空中待下又留連。有心通各路，無意濕茶煙。不敢旗亭增酒價，盡教梅發春前，偏令凝望眼兒穿。慢擊宮女袖，空攬子猷船。

酒至半酣，還不見雪下。玄宗乃行一令，各做催雪詩一首，做得好飲酒，做得不好，罰水一甌。玄宗先吟道：

寶殿花常在，金杯酒不乾。

六花飛也未？時捲珠簾看。

玄宗題罷，八姨吟道：

宮娥齊捲袖，金鈴彩索宜。

等他祥瑞下，爭塑雪獅兒。

八姨題畢，楊妃吟道：

羯鼓頻擊，銀箏款款調。

御前齊整備，只待雪花飄。

楊妃題畢，黃番綽奏道：「臣作一詩，必然雪下。」口中吟道：

催雪詩題罷，六花飛太晚！

傳語六丁神，今年忒煞懶。

黃番綽吟罷，三宮皆大笑。只見內侍宮女爭來報道：「這滿天瑞雪滾滾飛下也。」玄宗喜之不勝，命捲起珠簾看。但見空中：一片蜂兒，二片蛾兒，三是攢三，四是聚四，五是梅花，六是六出。團團滾珠，粒粒似撒鹽。紛紛以墜錦，簇簇似飛絮。似瓊花片，似梅花瑩，似梨花白，似玉花潤，似楊花舞。

當下龍心大喜，命宮娥斟酒，暢飲一回。黃番綽奏道：

「臣有慶雪口號，伏望吾主聽聞。」其詩云：

瑤天雪下滿長安，獸炭金爐不覺寒。

鳳閣龍樓催雪下，沙場戰士怯衣單。

玄宗聽了，龍顏愴然道：「軍士臥雪眠霜，熬寒忍凍，為朕戍守禦賊。朕每日宮中飲宴，那知邊塞之苦，今若非卿言，何由知之？」遂問高力士：「即今何處緊要？」力士回奏：「潼關最為緊要。」玄宗問：「是那個把守？有多少軍士？」力士奏道：「是哥舒翰把守，共有三千軍士。」玄宗就令高力士：「於官庫中關取絲錦綳線，造三千領戰袍。休要科擾民間。宮中有宮女三千，食厭珍饈，衣嫌羅綺，端坐深宮，豈知邊塞之苦？每人著他做戰襖一領，限〇日內完備。須要針線精工，不許苟且塞責。每領各標姓名於上，做得好有賞，做得不好有罰。」力士領旨，關支衣料，於宮中分散。著令星夜做造，不可遲延。分到第三〇門閣，乃是會

樂器宮女，專吹象管的姚夫人，接了錦綉，取過剪刀來裁剪，因旨意嚴急，到晚來，未免在燈下勤趨。一邊縫紉，一邊思想道：「官家好沒來由！邊關軍士自有妻子置辦衣服，如何卻教宮中製造？這軍漢怎生消受得起。」又想起詩人所作軍婦寄征衣詩來。詩云：

夫戍蕭關妾在吳，西風吹妾妾尤夫。

一封書寄千行淚，寒到君邊衣到無。

我想那軍婦，因夫妻之情，故寄此征衣，有許多愁情遠思。我又無丈夫在邊，也去做這征衣，可不扯淡！卻又想到：

「我自幼入宮，指望遭際，怎知正當楊妃專寵，冷落宮門，不沾雨露。曾聞有長門怨云：

學掃蛾眉獨出群，宮中指望便承恩。

一生不識君王面，花落黃昏空掩門。

就我今日看來，此言信非虛也。假如我在民間，若嫁著個文人才子，巴不得一朝發跡，博個夫妻榮耀。或者無此福分，只嫁個村郎田漢，也得夫耕妻耨，白頭相守。縱使如寄征衣的軍婦，少不得相別幾年，還有團圓之日。像我今日埋沒深宮，永無出頭日子。如花容貌，恰與衰草同腐，豈不痛哉！」思想至此，不覺撲簌簌兩淚交流，歎歎而泣，正是：

幾多懷恨含情淚，盡在停針不語中。

在燈前轉思轉怨，愈想愈恨，無心去做這征衣，對燈脈脈自語。忽然高力士奔入宮來，說道：「天子駕幸翠微閣，召夫人承御。」姚夫人即便起身隨去，須臾已到閣前。眾嬪娥迎著，齊聲道：「官人同家特宣夫人，好且喜也！」姚夫人微笑不答，又有個內侍出來催道：「官家專等夫宴，快些去承恩。」

姚夫人暗道：「不想今日卻有恁般僥倖也！」急到閣中朝見，玄宗用手扶起道：「朕知卿深宮寂寞，故瞞著貴妃娘娘，特來此地與卿一會，明日當冊為才人。」姚夫人謝恩道：「賤妾蒲柳陋姿，列在下陳。今蒙陛下垂憐，實出三生之幸！」玄宗命近侍取錦墩，賜坐於旁，姚夫人又謝了恩。方欲就坐，忽報貴妃娘娘駕到。姚夫人聽見貴妃到來，驚得沒做理會，連玄宗天子也頓然變色道：「卿且往閣後暫避，待朕哄他去了，然後與卿開懷宴敘。」姚夫人依言，踉踉蹌蹌，奔向閣後躲避，側耳聽著外面。只聽得貴妃亂嚷道：「陛下如何瞞著我，私與宮人宴樂？」玄宗說道：「朕獨自閒游到此，並無宮人隨侍，卿家莫要疑心。」貴妃道：「陛下還要瞞我，待我還你個證據！」

吩咐宮女道：「這賤人料必躲在閣後，快與我去搜尋。」姚夫人聽了這話，暗地叫苦道：「如今躲到何處去好？」心忙意急地欲待走動，兩隻腳恰像被釘釘在一般，那裡移得半步？只見一群宮娥趕將進來，喊道：「原來你躲在此。」扯扯拽拽，擁至前邊。貴妃喝道：「你這賤人！如何違我法度，私自在此引誘官家？」教宮娥取過白練，「推去勒死了。」唬得姚夫人魂不附體，叫道：「陛下救命！」玄宗答道：「娘娘發怒，教我也沒奈何，是朕害了你也！」眾宮娥道：「適來好快活，如今且說些苦去。」推至閣外，將白練向項下便扣。姚夫人叫聲：「我好苦也！」將身一閃，一個腳錯，跌翻在地。霎後驚覺，卻是一夢，滿身冷汗，心頭還跳一個不止。原來思怨之報，隱几而臥，遂做了這個癡夢。及至醒來，但見燈燭煒煌，淚痕滿袖，卻又恨道：「楊妃你好狠心也！便是夢中這點恩愛，尚不容人沾染，怎不教人恨著你？」此時愁情萬種，無聊無賴，只得收拾安息。及就枕衾，反不成眠，正合著古人宮怨詩云：

日暮裁縫歇，深嫌氣力微。

才能收篋筥，懶起下簾帷。

怨坐空燃燭，愁眠不解衣。

昨來頻夢見，天子莫應知。

到次日，尚兀自癡癡呆坐，有心尋夢，無意拈針，連茶飯也都荒廢了。過了幾日，高力士傳旨催索，勉強趨完。卻又思量：

「我便千針萬線做這征衣，知道付與誰人？」又道：

「我今深居宮內，這軍士遠戍邊庭，相去懸絕，有甚相干？我卻做這衣與他穿著，豈不也是緣分！」又想到：「不知穿我這衣服的那人，還是何處人氏，又不知是個後生，是個中年，怎生見得他一面也好。」又轉過一念道：「我好癡也！見今官家日逐相隨，也無緣親傍，卻想要見千里外不知姓名的軍士，可不是個春夢！」又想到：「我今閒思閒悶，總是徒然，不若題詩一首，藏於衣內，使那人見之，與他結個後世姻緣，有何不可？」遂取過一幅彩鸞箋，拈起筆來寫道：

沙場征戍客，寒苦若為眠。

戰袍經手制，知落阿誰邊？

留意多添線，含情更著綿。

今生已過也，願結後生緣。

題罷，把來摺做一個方勝，又向頭上拔下一股金釵，取出一方小蜀錦，包做一處，對天禱告道：「天，天，可憐我姚氏今世孤單，老死掖庭。但願後世得嫁這受衣軍士，也便趁心足意了。」祝罷，向空插燭也似拜了幾拜，將來縫在衣領之內。整頓停當，恰好高力士來取，把筆標下「第三□六閣象管姚夫人造」，教小內宮捧著去了。自此姚夫人在宮朝思暮怨，短歎長吁，日漸慳慳瘦損，害下個不明不白，沒影相思症候。

各宮女伴都來相問，夫人心事怎好說得？惟默默吁氣而已。詩云：

冷落長門思悄然，羊車無望意如燃。

心頭有恨難相訴，搔首長吁但恨天。

不提姚夫人在宮害病，且說高力士催趨完了這三千續衣，奏呈玄宗。玄宗遣金吾左衛上將軍陳元禮起夫監送。迤邐直至潼關，鎮守節度使哥舒翰遠遠來迎，至帥府開讀詔書，各軍俱望闕謝恩。哥舒翰令軍政司給發戰袍，就請天使在後堂筵宴。且說有個軍人，名喚王好勇，領了戰襖，回到營中。把來穿起，只覺脖項上有些刺癢，連忙脫下，看時並不見引起甚的，重複穿起，那頸項上又連癢幾下。王好勇叫道：「好作怪！這衣服上有鬼，我沒福氣用它。」脫下來撇在半邊，驚動行伍中走來相問。王好勇說出這個緣故，有的不信，把來穿著一過，一般如此。有的疑是遺下針線在內，將手去揪，卻不揪不著甚的，也不刺癢著手掌。內中有一人說：「待我試穿著，看道何如？」這人姓名誰？這人姓李名光普，聞喜人氏，年紀二□四五，向投在哥舒翰帳下，戍守潼關，生得人材出眾，相貌魁偉，弓馬熟嫻，武藝精通，是一個未侵女色的兒郎，能征善戰壯士。當下取過這件衣服，且不就穿，仔細把來一觀，見上面寫著「第三□六閣象管姚夫人造」，那針線做得□分精細，綿也分外加厚，心裡先有三分歡喜。

遂卸下身上一襖子，將來穿起，恰像量著他身子做的，也不長，也不短，頸又不刺癢，眾人多稱奇異道：「這件衣服，莫非合該是你穿的麼？」王好勇便道：「李家哥，我和你兌換了罷。」李光普因愛這件襖子趁身，已是情願，故意說道：「須貼我些東西，才與你兌換。」王好勇道：「一般的衣服，怎要我吃虧？」李光普道：「你的因穿得不穩，已是棄下了，如今換我這件不刺癢的，就貼了我，也還是你便宜。」眾人道：「果然王家哥貼東西換了，還有便宜。」王好勇只是不肯，李光普又戲言道：「也罷，我也不要入己，就沽一壺，請眾位吃個合事酒，如何？」眾人道：「作成我眾弟兄吃三杯，一發妙！王家哥快取出鈔來。王好勇被眾人打譁，料脫白不得，摸出錢把銀子道：「我只出得這些，但憑入己也得，買酒吃也得。」眾人嫌少，還要他增些。

李光普道：「我不過取笑，難道真個獨教王家哥壞鈔？待我出些，打下平壺罷。」也遂取出錢把銀子。眾人都來吃他公道，隨把襖子換了，沽了兩角酒，並些案酒之物，大家吃了一回，各歸本營。原來李光普酒量不濟，吃了幾杯覺得面紅耳熱，回到營中存坐不住，倒頭去睡。不想勢頭猛了些，那脖項上著實地錐了一下，驚得光普直跳起來，心裡奇怪，靜坐思想。一則是他性靈機巧，

二則是緣分到來，料道領中必然有物，即卸下來，細細檢看。只見衣領上，絲縷中，露出針頭大一點金腳，光普取過一把小刀，拆開看時，原來綿中裹著一個蜀錦包兒，裡麵包裹著一股鳳穿牡丹的金釵，一個方勝。看那釵子，造得好生精巧，暗暗喝彩道：「我光普生長貧賤，何曾看見這樣好東西！」

想了一回，才把方勝展開，乃是一幅彩鸞箋，上面有一首詩句。光普原粗通文理，看了詩中之意，笑道：「這女子好癡心也！」你雖有心題這詩句，如何便能結得後世姻緣？」仍將襖子穿好，又把箋釵來細細展玩。看那字跡，端楷可愛，卻又歎息道：「可惜這女子有些妙才，卻幽團深宮。我光普有一身武藝，埋沒風塵。若朝廷肯布曠蕩之恩，將這女子賜與我為妻，成就了怨女曠夫，也是聖朝一椿仁政，我光普在邊塞，也情願赤心報效。」

又想到：「這事關官闈，後日倘或露出來，須連累我，不如先去稟知主帥。」又想到：「這女子自家心事無他人知得，我若把來發覺，不但負他這點美情，卻又害了他性命。不如藏好了，倒也泯然無跡。」方欲藏過，忽地背後有人將肢膊一攀，叫道：「李大哥看甚麼？」

李光普急切收藏不迭，回頭看時，卻是同伍的軍人。那人道：「不要著忙，我已見之久矣，可借我看個仔細？」光普被他說破，只得遞與。那人把釵子看了又看，不忍釋手，只叫：好東西，好造化！」光普恐怕被人撞見，討過來仍舊包好，藏在身邊，叮囑那人道：「此事關係不小，只可你知我知，莫要洩漏。」那人滿口應承說：「不消囑咐，我自理會得。」誰知是個烏鴉嘴，耐不住口，隨地去報新聞，頃刻就嚷遍了滿營。有那癡心的，悄悄地也拆開衣領來看，可不是癩蛤蟆想天鵝肉吃！

王好勇聽見有一股金釵，動了火，懊悔道：「好晦氣！口內食倒讓與別人受用，如今與他歪廝纏，仍要換回。就憑眾人的中處，好道也各分一半。」算計停當，走來對李光普道：「家哥，我想這襖子是軍政司分給的。必定摘著字號。倘後日查點，號數不對，只道有甚情弊，你我都不乾淨，不如依舊換轉罷。」光普知其來意，笑了一笑答道：「這也使得。」王好勇道：「不要笑，那衣領內東西，也要還我的。」李光普道：「可是你藏在裡邊的嗎？」王好勇道：「雖非我所藏，原是這襖子內之物，如今轉換，自然一並歸還。」李光普指著道：「你這歪人，好不欺心！你即曉得有東西在內，就不該與我換了。」

兩下你一言，我一句，爭論不止，眾人齊說王好勇不是，道：

「王家哥一言即出，駟馬難追。起初是你與他換，縱有東西，也是李家哥造化，怎好要得他的？」把李光普推過一邊道：

「你莫與他一般見識。」王好勇釵子又要不得，倒了一場沒趣，發起喉急道：「磚兒能厚，瓦兒能薄，一般都是弟兄，怎的先前兌換時幫著他強要我吃虧，如今假公道搶白我？我拼做個大家羞，只去報知主帥，追來入官，看道可幫得他不將出來！」

一頭說一頭走，竟奔轅門，李光普同眾人隨後跟上。此時天色將晚，哥舒翰與天使筵宴未完，不敢驚動，仍各回營。至次日哥舒翰升帳，將士參謁已畢，李光普不等王好勇出首，先向前稟明就裡，雙手將戰襖、箋、釵獻上。王好勇見他已自首，便不敢攬越多事。哥舒翰見了箋上這詩，暗暗稱奇，又想：「事幹官禁，搖惑軍心，非同不可。必須奏聞，請旨定奪。」

遂吩咐光普在營聽候發落，一面來與天使陳元禮說知，欲待連光普解進。陳元禮道：「事出內宮，與本軍無與，且又先行出首，自可無責。令公可將續衣給還本人，修一道表文，連這箋、釵，待下官帶回進上，聽憑朝廷主張便了。」哥舒翰依其所議，即便修起表文。次日，長亭送別，元禮登程，不則一日，來到任安，入朝復命。後將續衣詩句之事奏知，把哥舒翰表文並箋、釵一齊獻上。玄宗看了大怒道：「朕宮中焉有此事？」遂問這片衣是誰人所制，陳元禮回奏：「上有第三□六閣象管夫人姓名。」玄宗將箋、釵付與高力士，教喚姚氏來親自審問，力士領旨自去了。朝事已畢。聖駕回宮，楊妃同臨翠微閣遊玩不提。且說姚夫人在宮中正害著不尷不尬、或癢或疼的病症，方倚欄長歎，忽見高力士步入宮門，說道：

「夫人，你做得好事也！」姚夫人道：「奴家不曾做甚事來。」高力士笑道：「你把心上事來想一想便有了。」姚夫人道：「奴家也沒有心上事，也不消想得。」高力士道：「夫人雖沒有心上事，只不知結後世緣的詩句，可是夫人題的？」遂向袖中取出鸞箋、釵子，把與他看。姚夫人一見，驚得啞口無言，臉上一回紅，一回白，沒做理會。暗想這戰襖聞已解向邊塞去矣，如何這箋、釵卻落在他手？高力士見他沉吟不語，乃道：「夫人不消思索，此事邊帥已奉知官家，特命我來喚你去親問，請即便走動。」姚夫人聽了此言，方明就裡，又想到：「受衣那人好無情也！奴家贈你一股釵子，有甚不美？卻教邊帥奏聞天子，害我受苦！紅顏命薄，一至於此。」心中苦楚，眼中淚珠亂下。正是：

自是桃花貪結子，錯教人恨五更風。

姚夫人無可奈何，只得隨著高力士前去。出了閣門，行過幾重宮巷，遇見穿宮內使，力士問：「天子駕在何處？」答言「萬歲爺同貴妃娘娘已臨翠微閣遊玩宴飲。」姚夫人聽了這話，一發驚得魂飛，想道：「今日性命定然休矣！」你道為何？

他想想昨日夢中高力士石往翠微閣見駕，楊妃賜死。今番力士來喚，駕已在翠微閣，正與夢兆相符，必然凶多吉少。須臾已到閣中，玄宗方共楊妃宴樂。姚夫人俯伏階前，不敢仰視。高力士近前奏道：「姚氏喚到。」玄宗聞言，勃然色變。楊妃問道：「陛下適來正當喜悅，因何聞到喚至姚氏，聖情頓爾不悅？」玄宗遂將續衣詩句之事說出，楊妃道：「原來如此緣故，如今這詩句何在？」高力士即忙獻上。楊妃看了這詩句，忽生個可憐之念，又見這字體寫得嫵媚，便有心周全他。乃問道：「陛下今將如何？」玄宗道：「這賤人無心向主，有意尋私，朕欲審問明白，賜之自盡。」楊妃道：「陛下息怒，待梓童問其詳細，然後明正其罪。」遂喚姚夫人上前，問道：「你這婢子，身居宮禁，承受天家衣祿，如何不遵法度，做出恁般勾當？」姚夫人泣訴道：「賤妾一念癡迷，有犯王章，乞賜紙筆，少申一言，萬死無辭。」楊妃令宮娥將文房四寶與之，姚夫人在階前舉筆，寫下一張供狀，呈上貴妃。貴妃看那供狀寫道：

孤念臣妾，幼處深宮，身居密禁。長門夜月獨照愁人，幽閣春茶，每縈離夢。怨懷無托，閨思難禁。敕令裁制征衣，致妾頓生狂貪。豈期上瀆天主，實乃自干朝典。哀哉曠女，甘厲斧鉞之誅。敢冀明君，少息雷霆之怒。事今已矣，死亦何辭？

貴妃看了，愈覺可憐，令高力士送上玄宗。玄宗本是風流天子，看見情辭凄婉，不覺亦有驚憐之意，向貴妃問道：

「此事卿家還是如何處之？」楊妃道：「妾聞先朝曾有宮人韓氏題詩紅葉，流出御溝，為文人於祐所得。後來事聞朝廷，即以韓氏賜祐為妻。陛下何不仿此故事，成就怨女曠夫，以作千秋佳話，使邊庭將士知陛下輕色好賢。必為效力。」玄宗聞言，大喜道：「愛卿既肯曲成其美，朕自當廣大其恩。」即傳旨將鸞箋、釵子還了姚氏，仍賜香車一輛，遣其官齎詔領羽林軍五□名，護送潼關，賜軍士李光普，配為夫婦。宮中所有，賜作妝奩之資，後人不得援例。楊妃又賜花粉錢三千貫。

姚夫人再拜謝恩，回宮收拾，擇日就道。這事傳遍了長安，無不稱頌天子仁德。詩云：

癡情慾結未來緣，幾度臨風淚不乾。

幸賴聖明憐檻鳳，天風遙送配青鸞。

姚夫人登程去後，不想哥舒翰飛章奏捷，言吐蕃侵犯潼關，得健卒李光普衝鋒破敵，誠斬莫首，蕃兵大敗遠遁，奪獲牛畜、器械無算。玄宗大喜，即加哥舒翰司空職銜，超擢李光普為兵馬司使，遣使臣齎官詔馳驛賜之成婚。那時，潼關已傳聞天子送題詩續衣的宮女與軍士為妻，哥舒翰初時不信，以為訛傳。那李光普認做軍中戲謔，他一發道是亂話。看看詔使已至，哥舒翰出郭迎接，果然見簇擁著一輛車輪，連稱奇異。迎入城中，請問內使，始知就裡，李光普做夢也不想有這段奇緣。恰好齎官詔的使臣也到，一齊閱讀。李光普一時冠帶加身，姚夫人鳳冠霞帔，雙雙望闕謝恩，三軍盡呼萬歲。只有王好勇饒眼空熱，氣得個頭昏眼暗，自恨到手姻緣白白送與他人，這才是：

有緣千里來相會，無緣對面不相逢。

當下哥舒翰將一公署與李光普，做個私宅。旌旗鼓樂送入，夫妻交拜成親。

一個是天上神仙，遠離宮闈降瑤階。一個是下界凡夫，平步青雲登碧漢。鴛鴦牒注就意外姻緣，氤氳使撮合無心夫婦。蘭橋驛

不用乞漿，天台路何須採藥？只疑誤入武陵溪，不道親臨巫峽夢。

花燭之後，姚夫人向李光普說道：「妾幼處深宮，自分永老長門，無望於飛。故因制征衣，感懷題句，欲冀後緣。何君獨無情，致聞天子，使妾幾有性命之尤。若非貴妃娘娘曲為斡旋，安得與君為配？」光普遂將王好勇先領戰襖，後來交換出首始末，細細陳說一遍。又道：「卑人少歷戍行，荷戈邊塞，本欲少立功名，然後徐圖家室。不道朝廷恩賚纈衣，得獲貴人佳什，情雖懷感，忱悃奚通。初意後緣尚屬虛渺，不圖今世即諧連理。雖或姻緣有在，亦由天子仁德。光普何能，值此異數？雖沉盡犬馬，未足以報聖恩。」姚夫人聽了這些言語，方釋了一段疑惑，乃取出鸞箋、釵子，遞與光普道：「賴此為媒，得有今日，君善藏之。」光普用手接過看時，釵子已成一對，愈加歡喜。將來供在案上，與夫人同拜了四拜，珍藏篋中。次日拜謝主帥哥舒翰，又安排筵席款待天使，與哥舒翰各修表文謝恩。姚夫人也修箋申謝楊妃。自此光普感激朝廷，每有邊警，奮身殺賊，屢立功勳。後來安祿山作亂，玄宗幸蜀，楊妃縊死馬嵬，姚夫人念其恩義，招魂遙祭，又延高僧建見水陸道場薦度。光普夫妻諧好，偕老百年。生有二子，俱建節封侯。後人詩云：

九重軫念征夫苦，敕造征衣送軍伍。
長門怨女擒情鬼，絕塞愁人懷莫吐。
君心憐憫賜成婚，鳳闕遙辭下西土。
恰同連理共稱奇，史冊垂傳耀千古。